



真希望他下輩子能討到老婆 2

鄭勇已是轄區所有管理者的一塊心病。

每個季度跟街道辦工作人員開治安聯席會議，都避不開鄭勇問題。街道辦向我反映，鄭勇周邊鄰居對他意見很大，尤其是女性鄰居，生怕鄭勇對她們做出什麼事，晚上都不敢出門，希望居委會和派出所能想辦法解決。

我問居委會那邊打算怎麼解決？居委會幹事說他們也沒有辦法，只能協調鄭勇母子的房東在房租到期後收回房子，不讓鄭勇母子繼續居住。“他們母子不是在別處有房子嘛，讓他們回自己家住去。”

我想起鄭勇那間十幾平的小房子，實在不適宜母子居住，有意幫他說句話，便說，“鄭勇的戶籍地在我這兒，換地兒也換不出我的管區，到時候那邊的居委會也還得找我麻煩，要不咱還是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別的辦法吧，就當是幫我個忙。”

居委會幹事雖不情願，但也不好直接拒絕我，轉而問我有啥辦法，我說眼下去沒啥好辦法，鄭勇犯了事警察可以抓他去坐牢，但刑期滿了就必須放他出來，“他幹的那些事也不夠在監獄裏蹲一輩子的，到點兒還是得回歸社會。不過，你們如果發現鄭勇再有什麼不法行為可以主動舉報，算是我們一起管他。”

聽我這麼說，居委會幹事連忙給我說了很多有關鄭勇的“情況”——比如，有居民反映，鄭勇經常在沒有燈的樓道裏蹲著，盯著上下樓的人看，嚇得女業主不敢獨自回家；還有人反映，鄭勇經常趁人不備鑽進小廣場邊公共廁所的女廁間裏，不知道在裏面幹什麼，嚇得人不敢如廁；還有女性鄰居反映，夜裏下班回家路上總會看到鄭勇，一邊沖她笑一邊用手在褲襠裏鼓搗……

實際上，這些情況我們以前都有所耳聞，甚至有一次，我親自撞見鄭勇往女廁所裏跑。那次我把他從女廁所隔間裏拎出來，問他沒長眼睛還是不識字，鄭勇只說自己內急看錯了。

這些行為的確已經很出格了，我擔心這樣下去會出大事，但上述行為依然也只是道德層面的問題，沒有構成違法犯罪，派出所也沒法立即對他採取措施。我也只能跟居委會幹事說，告訴轄區居民，以後再遇到鄭勇有類似行徑，趕緊打電話給我，我去收拾他。

居委會幹事也只好點頭說好。會議最後，我試著問參會的工作人員，方不方便幫鄭勇討個老婆，“鄭勇一直說想討個老婆，也許有了老婆他就好了”。

大夥先是一愣，然後紛紛笑著擺手表示無能為力。一位熟悉鄭勇的街道辦工作人員還跟我講了有關他討老婆的往事。

其實，96年出事前，鄭勇有過一個女朋友，但出事後，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。鄭勇對那個女孩的感情很複雜，精神正常時，說當年是自己提出的分手，因為車禍成了廢人，不能耽誤人家；但精神異常時，他卻又吼叫著說那個女的“不是人”，他是因為救她才遭遇車禍，結果出事之後卻拋棄了他。

往事無以深究，我只能開玩笑說，鄭勇出事之後肇事方不是賠了他一筆錢嗎？那個年代，30多萬按說也是筆不小的數額，就沒有誰因為那筆錢願意跟鄭勇過日子？

“鄭勇剛出事的時候，那30來萬還真算筆錢，他也還年輕，要麼花錢治病，要麼趁早娶個媳婦。但那時候他既不忍心治病把錢全花了，也沒下定決心娶媳婦。現在可好，這筆錢在手裏一個勁兒貶值，那時候還能買套不小的房子，現在能幹啥？”街道辦幹事有些無奈。

幹事接著說，早些年鄭勇母親也找過街道辦下屬的婚介所，想給兒子說個媳婦，但相親的人一看鄭勇情況便搖頭。鄭勇本身的精神狀況和身體狀況常年不佳，需要長期服藥卻沒有穩定收入來源，母子倆都沒有固定住房，手頭那筆錢夠用到什麼時候？本地一般女性根本看不上鄭勇，偶爾有外地條件有限的女性願意同鄭勇交往，鄭勇又懷疑對方的企圖。

但這確實也怪不得鄭勇，2003年，鄭勇經婚介所介紹交往過一個陝西籍的劉姓婦女。劉姓婦女離異後在本地打工，帶著一個孩子，瞭解情況後說自己願意跟鄭勇過日子，鄭勇也接受了那個孩子，之後母子倆在鄭勇家住了1年半，但兩人卻始終沒有結婚。

後來鄭勇說，那個女的是個騙子，壓根不想跟他結婚，因為他提了多次去領結婚證，女都不肯，反而在1年半的時間裏花了鄭勇8萬多塊，大部分用來給那個小孩治病。後來鄭勇把劉姓婦女母子都趕出了家門，又來婚介所鬧了一場，從此之後，再也沒人敢給他介紹對象了。

“唉，他抱著剩下的那筆賠償款作為最後的救命稻草，但說句實在的，現在能跟他結婚過日子的，哪個是看上他的人？還不都是看上他手裏那點錢？心腸好的想著那筆錢作為保障，跟他湊活過日子，心腸壞的想著花完他那筆錢再去找下家，別看鄭勇傷了腦袋，但這事兒門兒清，他能同意？”

幹事又歎了口氣，說這眼下鄭勇再想要媳婦有些不太現實，不如拿這筆錢作為保障，走一步看一步。“女人，估計這輩子和鄭勇無緣了……”幹事最後說。

我歎了口氣，為鄭勇唏噓，但也確實再想不出更好的辦法。

千防萬防，鄭勇剩下的20萬賠償金最終也沒能留住。

2014年10月份的一天，鄭勇母親顛顛巍巍地來到派出所說求助，值班民警趕忙問她出了什麼事，她說了半天，值班民警才明白，鄭勇被人“下了套”——說是自己遇到個“發財”機會，把家裏的錢全拿走了，現在人也沒了。

警情轉到我這裏，我趕緊打電話聯繫鄭勇，電話接通了，我問他在哪兒，他墨蹟了半天，才跟我說自己在轄區一家酒店的客房裏，我問他去那裏做什麼，他說見網友。我接著問他見網友帶那麼多錢做什麼，他又支支吾吾不肯說。

我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，叫上一位同事趕去了鄭勇說的那家酒店。進入客房時，鄭勇在打電話，站了一會兒，我隱約聽到電話那端一個操廣東口音的男子在跟鄭勇講“轉賬”的事情，自覺情況不妙，強行奪過鄭勇的手機，想跟對方通話，對方卻掛斷了電話。

鄭勇被我奪了手機，氣得大吼大叫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，掄起客房的板凳就要跟我動手。我和同事把他控制在地板上，過了很久鄭勇才平靜下來。

沒多久，鄭勇的手機又響了，我接起來“喂”了一聲，對方聽到我的聲音就又把電話掛了。鄭勇掙紮著上來搶電話，又被同事一把按住，我問他到底怎麼回事，打電話的人是誰，鄭勇就氣呼呼地朝我吼，說自己要發財了，也要有女人了，不要阻止他“過上好日子”。

看鄭勇情緒激動，同事一邊按著他一邊勸他說，我們懷疑他遇到了電信詐騙，好好告訴我們到底自己遇到了什麼“好事”，如果真是被我們“攪黃了”，之後我們負責賠給他。

鄭勇這才稍微平靜一些，跟我們說，自己被一個“富商老婆”看上了，他已經給對方買了機票，兩人馬上就要見面了，“富商老婆”讓他開好房，之後兩人“共度春宵”。

這話一出，我的心就涼了半截。再問下去，鄭勇口中的“富商老婆”自稱“王莉”，時年31歲，嫁給一名港商，後來丈夫因車禍失去生育能力，現百億資產無人繼承，她找

“鄭勇”是為了發生關係懷孕，事成之後不用鄭勇養小孩，還付給鄭勇300萬“感謝款”。

電話是通過一個陌生號碼直接打給鄭勇的，鄭勇想都沒想便信了，又按照電話裏告知的聯繫方式聯繫了“王莉”，說對方的聲音很好聽，“骨頭都發酥”。“王莉”嗲嗲地告訴鄭勇，只要給她打錢買張機票，她馬上飛到鄭勇這裏。

鄭勇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，給“王莉”轉去了3000塊的“機票錢”，之後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套路，先是“公證費”，後是“律師”打電話來索要“保證金”，“重金求子”的電信詐騙就這樣被鄭勇照單全收了。

在被我們強行帶回派出所的路上，鄭勇一直在不斷地掙紮叫罵。同事開車，我在後排按著他，一路都不消停。同事自嘲說，以前都是抓捕嫌疑犯，這還是頭一次“抓捕”受害人。

那次鄭勇是真的很生氣，在派出所也沒停過叫罵，當然，他氣的不是自己被“重金求子”騙去了款，而是我和同事攪黃了他的“好事”。

鄭勇說，那個“王莉”跟他說過，“富商”失去生育能力之後，自己也很“寂寞”，如果鄭勇“有誠意”，她以後可以與鄭勇保持“穩定的兩性關係”。鄭勇當然願意了，為了顯示自己的“誠意”，還特意給“王莉”打去了8000塊錢。

再往後，隨著案情不斷展開，我才知道，其實在我和同事找到鄭勇之前，他已經通過銀行向對方轉去了6萬多塊。聽到這個數字，鄭勇母親在派出所大廳哭了起來。

鄭勇自始至終不認為自己被骗了，我和同事給他解釋了很久，他依舊不信。那起案子我們也立案偵查了，但難度很大，鄭勇極不配合，每次叫他來派出所瞭解情況，他一見面就讓我和同事先賠他300萬損失。

這種想法也直接導致了鄭勇第二次被騙。

第一次被騙經過如出一轍，2015年4月，鄭勇第二次遭遇“重金求子”。這次鄭勇帶著所有錢跑去了鄭縣，他的老母親沒能及時發現端倪，等到鄭勇無論如何都聯繫不上那個“嫁給失去生育能力的港商、29歲美少婦陳靜”時，他手裏的那筆車禍補償款已經被騙得一乾二淨了。

“13萬5千8百72”，這個數字我至今還記得。當時我和同事們都很得咬牙切齒——萬惡的騙子，打款時連最後72塊錢零頭都沒給鄭勇留下。

更可惡的是，騙子似乎知道警方已經有了“阻騙平臺”，即便後來鄭勇已經無錢可匯，他們還是編出一幕接一幕故事繼續拖延劇情。等到鄭勇意識到自己被騙報警時，他最後一筆匯款時間已過去了4天半，警方的“阻騙平臺”也失去了效用。

鄭勇在派出所哭天搶地，說那些錢是自己的“老婆本”、“續命錢”，後半輩子全指望那些錢活著，他要殺了那幫騙他的人。我和同事勸不住他，只能站在一旁任由他發洩。過了很長時間，教導員聽到嘶吼聲過來查看，看到是鄭勇，就歎了口氣，輕輕說句“把他從地上扶起來”便走了。

這一次，鄭勇是真的一無所有了。

他又回到街上，把電麻木停在十字路口邊“趴活”。他的脾氣和生意依舊很差，人們還是不願坐他的車，我也仍然時常看到他就著白開水啃饅頭。

那段時間，鄭勇不時來派出所找我，詢問“重金求子”案的偵辦情況。他每次來都要與我爭吵一番，嫌警方動作慢，一直沒有給他追回被騙的錢。開始我還跟他解釋一番，後來發現解釋不通，便不再理他，等他說累了自己離開。

“重金求子”的案子我們確實一直在查，但鄭勇的那筆錢已經被匯去了馬來西亞，能否追回、何時追回，誰也說不清楚。

2017年底，鄭勇死了。死因不明，聽說是得了什麼突發疾病。

那時我已經離開派出所，同事告訴我消息後，我忙問鄭勇死後他母親怎麼辦？同事說街道辦調送她去了養老院，養老院給鄭勇母親做了優惠，優惠後的價格靠那個十幾平米的小臨街房租金基本可以負擔。

對鄭勇母親來說，這也算是個相對可以接受的結局。

我心下感慨，鄭勇也確實可憐，想了半輩子女人，為女人受了重傷，因女人蹲了監獄，被女人騙光錢財，結果臨了還是一個人走的。

同事也歎了口氣，說這就是命，還能怎麼辦呢？

不過同事也跟我說了一個傳聞，他說鄭勇死之前只有一句話，要個紙紮的女人和自己一同下葬。他說在這邊沒討到老婆，到那邊不能再沒老婆。我問他從哪兒聽來的，同事說傳聞嘛，誰知道哪兒來的。

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

實體共修地點：淨心書坊

-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:30am - 11:30am

網路會議共修地點：您的所在處

-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、四周星期六 8pm - 9:30pm
-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、四周星期六 7pm - 7:50pm
- 週五英文禪坐&讀書會 每月第一、三周星期五 7:00pm-8:30pm

~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。~
詳細課程、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。

法鼓八式動禪心法
身在哪裡、心在哪裡、清楚放鬆、全身放鬆

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
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, U.S.A.
Midwest Region, St. Louis Service Center
電話：314-994-1999
8515 Olive Blvd., St. Louis, MO 63132

聯絡處活動：
共修、讀書會、手語、志工訪視、志工培訓、兒童精進班、兒童夏令營等

靜思文化流通處：
圖書、書籍、影音(CD, DVD)、環保用品、禮品、食品等

人間菩薩大招生

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，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？
長情大愛中有您，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！
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，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。
慈濟四大志業、八大腳印，推動著淨化人心、祥和社會的巨輪，
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。
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

Website: www.tzuchi.org